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繕錄監生臣葉世倬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四十一

明 陳耀文 撰

射

觀德射之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禮射義

傳射陳音曰黃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

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

羿羿傳逢蒙

吳越春秋

逢蒙作射

世本

射起于黃帝

禮正義

修臂史皇產而能書羿修臂而善射

淮修務

射雀右目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
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

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帝王世紀御覽不載

徹七札晉楚將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

七札馬

左傳

穿柳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
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
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
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矢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
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國策

射轅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
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
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楚史淮南

文選幽通

賦養由睇而猿號

貫虱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面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內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箭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飛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

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

列湯問

連鵠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創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列子

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

被弋者亦下

汲冢書

張華勵志詩蒲盧縈繳神感蒼禽舊

說蒲盧即蒲且也

矍相孔子觀於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

家語

令射決訟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
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
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
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韓子御覽的
作杓標也

猿臂李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

者莫能及

漢書

十發十中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

嶠書云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
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中戟枝表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
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
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中者
當解兵不中各自鬪布一發中戟枝遂罷兵

英雄記

貫手著芬太史慈美鬚髯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
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芬慈引

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

吳志

射盾魯肅南徙州追騎至肅自樹盾引弓射之矢皆洞

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

上

發無不中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帟布入山澤每獵大獲為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客範閑雅殆盡其妙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謝曰吾之不足盡卿才有如此

射矣

王隱
晉書

三起三疊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傾注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於襄陽大會參左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世說

神射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稱為神

射

記載

監刀前燕慕容翰字元邕晉成帝時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汝可百步豎

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
之翰一發便中刀鏢追騎乃散

音書

豎箭百步慕容盛字道運遇盜陝中盛曰汝欲當吾鋒
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
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以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
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上

不中為奇賈堅彎弓三百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
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名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

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
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
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
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

十六國春秋燕書

百步射蔗宜都王蕭儉字宣儼少善射常以棚的太濶
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

十中

南史

梅帖烏珠齊柳惲字文暢常與琅琊王瞻博射嫌其皮

澗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上

矢貫山南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羣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文成帝彎弓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

十步遂刊石勒銘

魏書

射宮銘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後於河內懷縣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雙圃之儀威稜攸疊虬兕懾氣才猛所振勅慙弭心

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盛事竒跡請勒銘射宮

上

射至銘所魏北海王詳字季豫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

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

北史

射針孔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射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尋關溫水登鷄頭山學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上

二婦擊賊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尔朱氏迎於木井北與
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鷓應
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

此二婦並堪繫賊

北史后妃傳

世載其德李遠賢之弟陵之後也當校獵於莎柵見石
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八寸餘就而視之乃
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
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

漢書

懸莎草豆盧寧字永昌嘗與梁永定遇於平涼川相與
肄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永定服其
能贈遺甚厚上

持帖不懼蕭琮字溫文後梁明帝之子昭明曾孫也博
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

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魏書

志射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
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

射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

射三年不教汝齧鏑法耳

金載雜俎

緩箭強弓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槩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两手併繁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

也由是與詢有隙

右錄

長弓短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
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
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朝之曰長弓短度
箭蜀馬臨高踰去賊七百里限牆獨自戰忽然逢着賊
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
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
三箭定天山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
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札者卿

本詩

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皆請降擒其護葉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

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唐舊

俱三十步唐殿中內供奉盧虞與李畬俱非稱善射者常三元禮射虞畬雖引滿射俱不及梁而墜互言其工拙畬戲曰畬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箭畬箭去梁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

御史
臺記

馬上射兔玄宗東封微突厥大臣扈從發都下至加會
頓時有兔起于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獲之頡利發下
馬持兔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
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

飽也

續世說

風中鵝毛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
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天寶遺事

射空王栖霞善射嘗與文士遊虎邱寺平野齊日光似

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已下咸歌詠之

南部

新書天寶末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霞攻之超然乘城號

令栖霞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曹州

三發連中肅宗初為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連

中的觀者以為神

唐書

破竹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正扶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黨羗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

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
分而為二矢貫於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未踰月羗

果戒

林語

射鷺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
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上

掛針立鞭李克用為李琢所敗亡入遼鞞久之鬱鬱不
得志又常懼人圖己於暇日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于
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伏以為神

五代史

中鏡箭唐莊宗時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孰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鏡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上

神箭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盡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

五代史

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

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外史
構杌

兼中嘴竇崔仁異父詢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蕃以
弧矢大誇于吳人武肅宴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酒瓶
置射棚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一發中瓶之竇武肅命詢
曰汝能賽之手詢曰詢雖不能願假王之威德請兼中
嘴竇以勝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瓶之竇再發中瓶
之嘴蕃使慙服久之王大悅因賜金瓶并帛器以獎之

吳越
備史

筈鏑連墜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不中嘗握

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大服其妙

宋史

手熟陳堯咨字嘉謨真宗時舉進士第一工隸書善射

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

宋史

堯咨善射亦以此自矜嘗

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

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

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

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油

酌油漑漑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

爾陳笑而遣之

金波遺事

發矢貫三范廷召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

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所至處彈射殆絕

宋史

月支曹子建白馬篇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邯鄲談
藝經云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三枚

御

五馭保氏掌教國子以五馭一曰鳴和鑿二曰逐水曲

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禮

作御乘雅作御寒哀作御

呂覽世本
韓作寒

造父御造父之師曰秦竇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竇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廼告之曰古語曰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竇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竇歎曰子

何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列子

節食量力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

管子

日行千里周穆王王乘驂騮騶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

里往見西王母

史記

馬旁出延陵卓子乘蒼龍於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筴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

逐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
因仰天而歎曰筭所以進之也錯鑿在前引所以退之
也利鑿在後

韓子

世以為巧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
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

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

淮南

恣欲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
擅轡筭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入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入也

韓子

銜勒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以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

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下與人事之法則也

家語

千里之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申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馬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逸而走

轡不能正也

韓子

腐索扞馬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慄慄馬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

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

畏也

家語

馬佚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聞其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顏回退後三曰物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膝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促駕召顏回問曰子問以知畢馬之佚也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

上韓詩外傳同

荀子謂問于顏

闔莊子謂東野稷見莊公顏闔云云

良御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東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乘如舞非策

之助也

孔叢子

三易三後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長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

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韓子

秋駕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

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淮南

去鞭策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故不招指不叱叱騁若飛驚若絕矢躡風追電歸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夫

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

喋苛事也上

乘雲入蛻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蛻游微
霧驚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
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鋌不能與
之爭先是故大丈夫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
陽為御乘雲凌霄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令兩師洒道使
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遊於層霄之野
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

原道

良工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

列子

調車和馬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致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騄耳之名而使烏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不御也

淮南

數

九數大司徒六藝注數九數之計周官包犧氏始畫八卦

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

魏劉徽九章算經序

黃帝定三數為

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漢備五數

夏侯陽算經序

數名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

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

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

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

數一為特候奇隻二為再兩偶雙三為叅四為乘

風俗通

數度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

物莫細於毫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

用也

賈誼書

豎亥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曰五

億十萬九千八百

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二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

也里

載數之極一行算法曰萬萬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

曰何以數之為載按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不能容下至於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

名曰載

並上

算物順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平衡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

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

漢律
歷志

九九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是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說苑

越王餘算晉安有越王餘算尺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

似角云越王行海作算有餘棄之於水生焉

異苑

學算南郡宜城王子山剎泰山從鮑子真學算

博物志

玄妙玄菟曹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
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
若干西困若干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中有一鼠大
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
數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去
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其資業曰

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

曰姐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枚皆可為設廣漢再拜

謝幸自入取之盡曰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瑄

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西京雜記

播豆驗覆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

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

或難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

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吳志

屈指心計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算徒屈指心計盡發
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吳志

鷄兔算鷄兔算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上頭下下脚脚
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兔南部新書

度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蟲口中

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發蒙算經

量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於粟粟是陰陽而生
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抄上

秤秤之起起於何谷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稜草子也十黍為一糸十糸為一銖上

相

異相傳言黃帝龍顏顛頊戴午帝鬻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卜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化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化脇亦相秦魏項羽

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

論衡

體小名高世人固有身虛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是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叅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則駑馬一毛似驥耳

上

聲浮色赤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周書

能相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教聞其能相人也見

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

後於魯國

左文元

姑布子卿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

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

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

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

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簡子於是廢太子伯魯而

以毋恤為太子

史記

形狀末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
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
額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
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
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家語史索隱
篇載家語布姑子卿為相者

聖人不相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
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

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魁顏蹙膝攣吾聞聖人不相
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
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
歲矣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駟懷黃金之
印結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歲亦足

矣

史記

非相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
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故相形不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
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
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故長短小大
善亦形相非吉凶也蓋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
尼長子弓短楚之孫叔敖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
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白公之亂入
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
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

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鱒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竟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

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

荀非相

軀方心圓魏安釐王問于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文梗亮直有丈夫節也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

不失臣見回而甚疑其目王用之三月果以詐得罪

孔叢

豺聲狼心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鵞膺豺聲少息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遊乃亡去

論衡

聽音聲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

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嘗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
觀視有相者輒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
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
為償債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
為天子曰濟遂至司空

項氏始
學篇

四十小厄朱建平善相術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
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
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有厄願謹護之後文帝皇初十

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
其決矣頃之果崩

志

崑崙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
子繼天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徧相宮中
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
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語后數夢兩龍枕
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
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

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幽明錄
晉書

龍行虎步初桓玄篡位妻劉氏尚書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常見帝因為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

關隴平定然後議之

宋書
高紀

飾冠宋長城僧願善相宗慙微時謂之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後果鎮廣豫等州宋廢帝召見之取東監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相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

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下賤人暫得免耶

南史

日月相齊明帝脾上有赤痣常秘不傳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土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

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南齊江祐傳

頂有伏龍梁武帝初為同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暉謂帝曰君頂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梁書

奇聲侯相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

而頽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及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隨武帝起義平東

昏封平國侯南充州刺史

齊書

許負之術宣修容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靖惠王宏尚康勝或以為不然曰行步向前氣轉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至其年末

靖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

薨

金樓子

九州骨成梁宜豐侯修叅軍陳冕善相入修因法會將
冕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冕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

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覺侵兼恐不得善終

三國典畧

五十小厄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
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
及四十七為魏所滅

南史

相不可憑度喬子幼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其必為方伯無饑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上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于終領軍耳史氏以為蹉跌吾以為相不可憑也

不相念賢字蓋盧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遇

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

在天也何遽相乎

周書

臉薄顧速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引子儒
潛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
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顧速非帝王相也皇甫
王又竊觀王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流涕者謂太原公

洋

三國
典畧

相貌非常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

歸京師冕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冕因白高祖曰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
何妄言也頃之有雌雉鳴於庭高祖命冕射之曰中則
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冕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
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隋書

非人臣相郭弘道字大實善相謂隋高祖曰公天中伏
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
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一發

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顧公事驗之後賞金益高

祖大悅

唐書

四五得大官來和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
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
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

大官柳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相經

頭目賤人乙弗弘禮善占相初刺史泗州薛大鼎隋時
當坐事沒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次至大鼎曰君

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自真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為方岳之任其

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焉

唐書

伏犀貫腦馬周詣袁天綱相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代以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恐非壽者周後至中書令年四十八卒

唐書

岑文本謂

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纒纒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鵞肩火色騰上必速

恐不能久

新

龜息必貴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芝田錄

貴人在舟袁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中舟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

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杖
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
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濤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
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定命錄

預乞放杖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
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
君雖合吃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剥
其衣訖忽記憶遂放上

被落更揀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竒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上

虎厄常處厚在開州也常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百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

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云待
冲來李聞待冲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絕而復蘇
數日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

傳載

占事若神常相衮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
若神相國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天性
非其造次為傳某常於相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召得
小吏黃徹焉相命就學老僧遂於閤室中置五色彩絲
架令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淬熟看之旬日後乃

稀認其白者後半載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汝
若閩中之視五綵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
代當無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黃徹之占袁許之亞次也
相隱市中五代錢鏐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
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
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遂以相灑隱市中陰求其人私
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
然不足當之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

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之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
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傳

真將相李周盧嶽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
頤隆準眉目踈澈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
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

上

言事多中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
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
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

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
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
豹以為神召至京師趙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
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
遂不復召^上

下獄相宋齊邱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
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邱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詩干

紀事乃賜死

南唐

足下龜文晉太常卿程璠足下有龜文嘗召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沉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常讀李固傳云固足履龜文而位至三公卒無

水害同事而異應也

玉堂閑話

足履龜文者二千石

相書

耳白於面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誇其言頗驗

仇池筆記

眼似王敦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印吏報包拯拜

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
今知鄆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
人也

邵氏
錄

得龍一體慶厯中河南道士許衆妙善相以為曾魯公
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
貴極人爵見豫章人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瓜雖得魁天
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之庠果為南省第一未及

廷對而死

老學菴
筆記

跋履嘶聲蕭注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
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其次韓琦又問王安石何如注
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又一說云裕陵問文彥博跋履
韓琦嘶聲何為皆貴注曰若不跋履嘶聲陛下不得而
臣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云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
射徑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清波雜志
骨相所招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
答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

眼半箇配軍頭異日文章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

今日悉符其語

瑞桂堂
暇錄

百日伯主蜀人云李順敗后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
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偏伯之主何自在此汝宜
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
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老學菴
筆記

論心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志

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

臣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青箱雜記

貴人福三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虛常親文史衣不嫌

舊食無重味此修福貴人志願許國氣義邁倫好賢樂

善急流勇退此積福貴人廣務華飾慣為奢侈多歡少

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人又云文人似武必率武人似

文必執畧舉此數事則知相非止於氣色形神今之議

相徒啓其倖心增其妄想爾故荀子有云擇術之謂也

就日
錄

畫品

畫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

存形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六法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

模移寫品

成化助倫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黃軒氏得於溫洛中籀蒼頡狀焉

歷代名畫記

觀畫曹子建云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

不忘食見志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歎息
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有
乎鑿者畫也

上

圖畫之宗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
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也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
畫難易各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
馬難孰易者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鑿於
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鑿於前故易之也

子韓

周公輔成漢孝武帝欲以鈎弋趙婕妤少子為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圖畫見聞誌

案圖召幸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嫕不肯遂不得見勾奴入朝求美人為閔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

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
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
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
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西京

觀古圖畫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
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
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圖畫見
聞誌

足指畫獸張衡字平子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
豕身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出水追石上平子往寓
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
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替以足指畫獸今號曰巴

獸潭

歷代名
畫記

三美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為讚
及書邕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

東觀漢記
暢之述畫

邕

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

名畫
記

雲臺北風漢桓帝時人劉褒曾畫雲臺閣

一作雲臺閣

人見

之覺熱又畫北風人見之覺涼官至蜀太守

孫暢之述畫博物志

為夷作圖蜀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記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張蓋遠行安卹又畫夷牽牛負酒賫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嚴季像楊修字德祖有俊才與陳思王友善善畫有一客圖嚴君平像吳季札像並晉明帝題字傳於代上

墨筆畫蠅吳曹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畫為蠅孫
權以為真以手拂之吳興雜錄張彥遠名畫記云或以為曹
不興

畫龍若真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天矯波間因寫以
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乾祈禱無
應於是取弗興龍置水傍應時雨足又陳朝謝赫善畫
嘗閱秘閣歎服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尚書故實

見形廢宅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

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
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得也思所以
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生

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一

十一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一

七

不知即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戶榜之謂之

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溉命張旭
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戶外有騰踏之聲
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

戶外皆點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

北朝窮
怪錄

制木方丈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善畫制木方丈圖天
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為

一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

名畫
記

畫姬愈病劉瑱字士溫繪弟也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

時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雋善寫人面與瑱不別瑱乃令雋畫王形像併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曰故宜其早死於是情遂歇病亦痊除此妃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南史三十七

三絕晉元帝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

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

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為之三絕南元帝

嘗畫聖僧武帝親為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

圖帝極稱善具梁書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序

本

寫真知名武烈太子方等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

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上

扇圖山水蕭賁字文和好學有文才能善書尤於扇上

圖山水咫尺之內便作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南史

十四

栢堂畫聖梁張僧繇吳人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

名畫記

畫鷹止鵠潤州興國寺苦鳩鵠棲梁上穢汙尊容張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鷄背側首向簷外看

自是鳩等不敢復來

朝野
僉載

龍不點睛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
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因為落筆才及
二龍果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
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於龍泉
亭其畫留在秘府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振龍泉亭遂
失其壁方知神妙

名畫
記

畫龍湖闔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

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鑑湖與龍鬪後入

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於柱

四明圖經

三祖晉宋以來以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為畫家三祖

談賓錄

像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妙

名畫記

二絕顧野王字希馮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竝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

二絕

陳書

尤工畫草蟲

上

畫妖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
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
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妖魅

林登博物志

蒼鷹北齊廣寧郡王博涉多才藝常於廳壁畫蒼鷹觀
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

名畫記

三絕揚子華常畫馬於壁每夜嘗聞蹄齧長鳴如索水
草聲圖龍於素卷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
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三子冲

善恭通神號為二絕

名畫記李嗣真古畫后品

鬪雀如生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鬪雀

於壁開帝見之以為生拂之方覺錫賚巨萬

名畫記

臺閣江山隋展子虔歷北齊周至隋為朝散大夫而所

畫臺閣雖一時如董展不得以窺其妙寫江山遠近之

勢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

繪圖寶鑑

畫外有情董展字伯仁汝南人以身藝稱鄉里號為智海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愧前賢風德名流見者歎伏

與展子虔齊名魯作道經變相為時所稱自非書本性

情叅靈酌妙入華胥之國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上輕

嗣真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臺閣名畫記

蚨蝶圖唐滕王元嬰善畫蜂蟬燕雀驢子水牛曾見一

幅能巧之外曲盡情理名畫錄史博不載惟張彥遠歷代

名畫記中書之及覩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宣喚傳

得滕王蚨蝶圖乃知其善畫也見閩志嗣滕王湛然善畫

花鳥蜂蟬宮圖繪寶鑑

輝映前古間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齊
名立本嘗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等悉皆輝映
前古時人咸稱其妙上李嗣真云大安博陵難兄難弟
自江右陸謝云亡見朝子卿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
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
位折旋矩規端簪秦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
莫不盡該毫末備行精神談賓錄立本至荊州視張僧繇
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

又往曰名下足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

去

劉賓客
嘉話

畫鶴一絕蘇稷字嗣通畫蹤如閭立本尤善畫花鳥人

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

名畫
記

今秘

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

書
斷

秘書省內落星石上有畫鶴

賀知章草書郎餘令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

為校書郎校射中鶴一眼詩人乃謂之五絕

南
奇

地獄變相張孝師為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後生故畫地

獄相為尤工吳道元見之因效為地獄變相

圖繪寶鑑

前身畫師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具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十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戍一圖輞川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慈恩寺東院王維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庾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

亦當時之妙也

畫斷

王維嘗至招國坊庾敬體宅見屋壁

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

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國史補

五馬失二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

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

鬣信偉如也後壁間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物持

與變化俱也

龍城錄

廐馬皆師韓幹藍田人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閔

畫馬怪其不同詔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畫斷幹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問之蒙君惠駿足免為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効明日友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獨異志

建中初會

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真馬者固無也

因請馬主遠市門一匹馬醫隨之忽值韓幹亦驚曰
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手
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
一點點缺方知妙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

沈錢

酉陽
雜俎

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

命王毛仲為監故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頌時主好藝韓
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
王賜第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為古今獨步祿山

之亂沛注馬種遂絕

名畫記

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

牛渚磯風大作不可渡於是禱中元水府祠是夕夢神

告留馬當相濟既寤乃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止乃渡

米芾畫史

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工牛或問曰

君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滉

昉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

一也至如常鑒暨猶子鷗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

答之難即遍舉也

上

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韓常見牛即命為韓滉戴嵩甚可笑諺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則杜荀象即章得也

援毫圖壁吳道子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回以因猛勵以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纓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

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

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

出於此

見閩志

其畫在寺之西廡又張旭長史亦書一壁

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獲覩三絕明皇雜錄吳道子凡圖

圓光皆不用天度規畫一筆而成有尹老云吳道子畫興

善寺中門內圖圓光時長安市肆老幼士庶俱至觀者

如堵其圓光三筆揮掃勢甚風旋人皆謂之神助畫錄吳

道子畫內殿五龍其鱗飛動每天欲雨即生烟霧名畫要錄

吳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精筆硯于壁上畫驢一

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

道子邈邀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

盧氏雜說

吳道子畫景雲

寺地獄變相寺僧寺云吳生畫北寺時京都人來觀感

懼罪修福田兩寺屠沽魚肉不

闕

三階院西中

三門裏南吳生畫龍

闕

刷天王

闕

跡如鐵有執爐天

女竊眸欲語

寺塔記

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語

開元記

淨城

寺西廊萬菩薩院門裏南壁有

闕

畫鬼神及鵬鵬

若脫壁軫與吳道子同時吳以其藝過己募人到殺之

見聞記

一日之跡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
驛馬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比
在心遺于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
畢時有李思訓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
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工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

妙也

明日報
錄畫斷

通神佳手玄宗名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

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也

畫斷

三絕鄭虔善畫山水淡墨樹披老硬黃筌山水有法虔者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獻於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

三絕

繪圖寶鑑

外師造化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善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藻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問璪筆法所授璪曰吾外

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

寫

貌獅常無蠶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常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直後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

畫

身外丹青李林甫思訓弟思誨子也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其畫迹甚佳山

水小類李中舍

名畫記

六代之樂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濩

大夏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

降殺也

穎容春秋釋例

說新聲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國語

四時之聲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

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
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此四時之聲奏
於靈公公情涵心惑怠於政事蘧伯玉諫曰此雖以發
揚氣律終為沉湎靡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
於君也靈公乃去淫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
涓悔其違於雅正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迹伯玉焚其
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其歌曲湮滅世代迺
遠唯紀其篇目之大意也

拾遺記

自正正人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過一嬰兒挈袂歌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說瀟湘之樂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遊宴

各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惟仲春律中央鍾乃作輕雲流水之詩宴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拾遺記

感天通神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聽者無不虛已練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磬管錡鉶

降福穰穰

漢書

秦漢樂沈約宋書曰秦樂曰五行

始皇所改

漢樂曰文

始祖

改詔舞 武德高祖造舞人執干戚以象 安世 舊曰房中 為之 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 秦改為壽

人孝惠改 昭容 高祖造生 禮容 高祖造生於 嘉至 叔孫 為安世 於武德 文始王行 通造

神以迎 四時 文帝所造 昭德 孝武帝造薦 盛德 孝宣造薦 雲翹 祀天地 有功作此舞 魏樂曰昭武 巴渝

育命 並漢樂以 巴渝 漢初巴渝助漢 魏樂曰昭武 巴渝

正世 改漢安世又 迎靈 改漢嘉至 武頌 改漢昭業 改漢昭容 鳳翔 為享神歌 嘉至 武頌 昭業 昭容

雲翹 靈應 改漢育命 大韶 改漢文始 大武 改漢五行

采菱陽阿奏雅樂者始如陽阿采菱 淮南 夫歌采菱發陽

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上邯鄲師有出新曲者

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復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
此未始知音者也上注楚樂之名也楚辭曰陳鍾紫側
造新歌涉江採菱發陽阿

清濟貫河唐常州太平寺中有一徐處士友能作清濟
貫河一筆紆繞尋其端末長四十丈不斷却立而觀濤
瀾河湧目為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於面而
覺有寒色也時楊公觀而讚矣賞之不已畫宋戚文秀
工畫水畫清濟灌河圖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

波浪之間與衆寡不失次序超騰回摺

國繪寶鑒

三時山張詢南海人不第後流寓長安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慶寺為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筆焉謂之三時山僖宗幸蜀見之歡賞彌日蓋早晚二景人皆能為之而午景為難狀也其後王蜀主欲遷于所居與棟相連移之則損於是遂止

上

山水訣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

門頗得趨向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闕全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_工

畫孔雀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

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

畫斷

畫松劉商郎中愛畫松石時畢宏官至庶子亦善畫松
樹水石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絕妙
畫出象外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常舉以客禮待之
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於興善寺畫四時屏風若移造
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

上

雪詩圖鄭谷有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
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時人多傳誦

之段贊善善畫因採其詩意景物圖寫之曲盡瀟灑之
思持以贈谷谷珍領之復為詩寄謝

見聞志

畫鷓止棲江南道士厲歸貞善畫牛虎兼工鷲禽雀竹
綽有奇思嘗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
宗時所作體制妙絕嘗被雀鷓糞穢其上歸貞畫一鷄

於壁間筆跡奇絕自此雀鷓無復棲止

王堂閑話

墨竹李夫人西蜀名家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韜伐蜀
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弁常鬱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

影娑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憲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往往效之遂有墨竹_上

畫猫龍德中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猫專門凡猫寢覺行坐聚戲散走伺鼠捕禽澤吻摩牙無不曲盡其態度嘗謂猫與虎獨有眼大耳黃不相同云畫鷄南唐梅行思善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鷄以此得名世號曰梅家鷄為鬪鷄尤精其赴敵之狀昂然而來竦然而待磔毛怒目莫不如生至於飲啄閑暇雌雄相

將衆雜散漫呼食助叫態度有餘曲盡赤幘之妙又梅
行思江南人工畫鬪鷄至於爪起項引迴環相擊宛有

角勝之勢

畫評

陳康肅家籠鷄一軸號為神絕

見閩志

牡丹奪真梁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觀學舍前檻
中牡丹盛開乃命筆倣之不決旬奪真矣後遂酷思無

倦動必增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溢展處蝶爭來

見閩志

重鑿別梁劉彥齊善畫竹為時所稱世族豪右重鑿別
其所藏名迹不啻不卷每暑伏曬曝一一親自卷舒終

日不倦能自品藻無非精當故當時識者皆謂唐朝吳道子手梁朝劉彥齊眼也上

六鶴殿黃筌字要叔善畫花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龍水全該六法遠過三師孟蜀後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精彩態體更愈於生往往生鶴立于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為六鶴殿焉先是蜀人未曾得見生鶴皆傳薛少保畫鶴

為奇筌寫此鶴之後貴族豪家竟將厚禮請畫鶴圖少

保自此聲漸減矣時諺云黃筌畫鶴蘇稷減價

益州畫錄

八卦殿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藻井之上輪排八卦

故以號焉景命筌與其子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

雀其年冬景御斯殿有五坊節級羅師進呈雄武軍先

進者白鷹其鷹見壁上所畫野雉離繭奮舉再三臂者

不能制遂縱之直入殿搏之景絕賞良久曰昔聞其事

令見其人遽令所進呈者引退無至搦損茲壁召其學

士歐陽炯作八卦殿畫壁記仍付史館以表能事又寫

白兔於縑素蜀主常懸坐側

見聞志益州畫錄畫評

趙元長字慮

善仕孟蜀國破赴闕配文思院為匠人常備禁中之役

畫馴雉於御座會五坊人按鷹有離講欲舉者上命縱

之出入殿宇以搏畫雉上驚賞久之

畫評

鍾馗樣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迹道勁實繪事之絕格也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

常掛卧内一日召黃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絕手蜀主
因為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指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
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素畫
一鍾馗以拇指指其鬼目翊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
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
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
改也臣今所畫雖不迨古人然一身之力併在拇指是
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仍以錦帛蓋器旌其別識

見聞志

每年杪冬末旬翰林工畫鬼神者例進鍾馗焉丙辰歲
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拇
指刺鬼睛二人鍾馗相似惟一指不同蜀主問此畫孰
為優劣荅以師訓為優蜀主曰師訓力在拇指忠義力
在第二指二人筆力相敵難議昇降並厚賜金帛

益州
畫錄

術畫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遂令於庭之東隅畫
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荃於庭之西隅
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問荃對曰臣

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乃有噪禽之異蜀
主然之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每畫花一枝張於壁間
則遊蜂立至向使邊黃徐趙輩措筆定無來蜂之驗此
抑非眩惑取功沽名亂藝者乎至於野人騰壁美女下
牆禁五彩於水中起雙龍於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
畫法闕如也故不錄見聞志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
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葆光
頭足兩展黃荃飛鴈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

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

名畫
筆記

圖扇誤取王元俊精於圖畫嘗畫一扇於齋中壁上客

至遂誤取之

吳越
備史

修理神足甲寅歲春末蜀主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襪龐
眉大目方頤廣額立於殿階跂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訖
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神故絹
穿損畫之左足遂命蒲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
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令明皇夢云痞者神也因令重

修此足呈進後蜀王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為

崇即命焚之

益州畫錄

畫海水董羽字仲翔善畫魚龍海水其汹湧瀾翻咫尺

汗漫莫知其涯涘也

圖繪寶鑑

得山神氣董源事南唐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清潔

得山之神氣上

得山體貌李成字咸熙唐宗室世業儒寓興於畫師關

仝兄烟雲變滅水石幽間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

盡其妙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上

婦人寫照五代婦人童氏江南人工道釋人物當時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材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清且妍如何不出深閨裡能以丹青寫外邊又所畫六隱圖記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甚可愛畫雲烟過眼云不知六隱故實為何事見宣和畫譜

墨竹蘇子瞻作墨竹從也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

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
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
怪怪竒竒無端如其胸中盤礴也

畫史

集古名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博覽法書名畫
故悟古人用筆意作書有晉宋風格繪事集顧陸張吳
及前世名手所善以為已有專為一家論者謂鞍馬愈
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灑似
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

鑑寶

菩薩竹程堂字公明善畫墨竹好畫鳳尾竹又登峩嶒
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茸密如裘即寫其
形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翠
竹紫竹風竹雨竹好事者已列之石

畫

桃溪蓼岸宗室婦曹氏善丹青所畫皆非優柔軟媚
取悅兒女子者真若有得於遠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
以集於筆端耳嘗畫桃溪圖蓼岸圖極妙有品題者云
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如如何鸞鳳駕鴛鴦吾

畫得桃溪蓼岸圖由此益顯其名

宣和畫譜

猥後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
叅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
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素之子也
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
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
工巧雜處向使三賢直運素業豈見此耻乎

顧氏家訓

畫師見差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

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閭立本令
寫馬時閣外傳呼云畫師立奉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
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誠其
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
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習此末

技

唐書

金軸見別王播居永寧里蓄法書名畫以金玉為畫軸
鑿垣貯之重復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別取金玉而棄

書畫於道中且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
元凱之病錢俾與傅俾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

李義安金

石錄序容齋隨筆無此二句

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

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
嗜生死不能忘之矣

上

畫龍自昔屠龍氏沒龍不復擾所謂上飛于天晦隔層
雲下歸於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畫龍惟五代
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畫龍者析出三停分成九

似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駿鬣肘毛
筆畫壯快直自肉中生出為佳也凡畫龍開口者易為
巧合口者難為功畫家稱開目猫與合口龍言其兩難

也

見聞志

丹青之病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
尹以草為之名曰屨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
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
右穿紅錦皂靴者在經營所宜詳辨又如閭立本畫王

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卞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吳道憲畫仲由戴木劍不知木劍創於晉代亦丹青之病耳

畫斷

古今圖畫且觀代開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踈而兵士有着芒屨者闕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着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于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

故實者乎

舊唐書劉子玄太子什議

圍碁

兵法俗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䟽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避絕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趨作罫白生於小邦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取成臯避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楚此守邊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碁皆生

桓譚
新論

象地效天北方之人謂棋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

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

文也

班固

縱橫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

各一百五十枚

邯鄲淳
藝經

九品夫圍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
四曰通幽五曰用知六曰小巧七曰鬪力八曰若愚九
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十勢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

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

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劉仲甫

視君如棋衛獻公將入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况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

滅之可哀也哉次年衛殺甯喜

右襄二十五年

大禪聖教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

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

西京雜記

臨敵圍棋后帝延熙七年魏曹爽寇漢中帝遣費禕禦
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計圍棋時羽檄交至
人馬環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卿以試
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蜀志

無益孫權太子和常言當世士人宜請修術校習射御
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
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
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

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
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
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
矯之於是中庶子常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察頴
好奕真事在置者頗學焉故以此論之

吳志

棋聖嚴武字子卿衛尉駿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為輩

吳錄

關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一

天中記

天中記

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一

十一

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常中使至玄保曰
今日上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
風景當得劇碁上

思深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棋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
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于

關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于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杭睡于局後思莊連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永明中敕杭品棋竟陵王子良使蕭惠基掌其事惠基善隸書及奕棋南齊書飛棋宋明帝好圍棋棋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棋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

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虞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

南史

好棋宋明帝好圍棋賭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
都大中正王湛與太子右衛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
之彭城丞王杭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為
清定訪問上

抑手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
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上

破荻為局齊武陵王畢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
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
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初畢
少時無棋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棋局指點形勢遂
至名品上

辭拙崔慰祖字悅宗為始安王遙光記室遙光好棋數
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

南齊書

品定棋譜梁武帝好奕棋使柳渾品定棋譜登格者二

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三卷渾為第二焉帝謂
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于柳渾可謂具美分其
才藝足了十八

南史二
十八

圍棋失睡梁到溉為侍中與武帝棋達旦或復失寢加
以低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上

上品制勝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圍棋曾與李彪使梁
蕭頤頤令江南上品王杭與甯兒制勝而還

魏書

覆局不差到溉奕棋入第六品與朱异常黠於御座校

棋比勢覆局不差一道

史

覆局陸雲公大同未受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雲公瓊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

童异言之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

南史

奏事不申古弼入奏事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捽樹頭擊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擊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關

天中紀

天中紀

卷八

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
意甚畧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異叢
談記

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

勢罄竭心力較其九種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

勢至今棋圍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集異記

藝蓋新羅開元二十五年使鴻臚少卿邢璣為新羅弔冊使將進發上謂璣曰新羅號君子之國頗知書記卿到可闡揚經典使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鸞為璣之副璣等至彼大為番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鸞之下於是厚賂璣等

金寶及藥物等

舊唐

惜名常延祐圍棋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

輸延祐籌終繞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

戎知其善棋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奕棋明

經者多解

嘉話錄

圍棋工者近有常延祐楊芄首出

國史補

博打子肅宗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

聞於外李泌言帝乃潛令刻乾樹子不欲有聲良娣以

是怨泌

上

入侍東宮順宗為太子王叔文以善棋得侍東宮

上

弄子忘恚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怒矣

南部新書

長日一局令狐相擬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

幽通鼓吹

王局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冷煖玉

棋子蓋王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夏冷

北夢瑣言

天帝召棋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棋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冠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遊上

夢吞棋經唐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棋一

日夢人以棋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棋凡

所指畫皆出人意

補錄
紀傳

偽為不勝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
角賭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

者悉與之狎

續世
說

亂局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輒手亂其局
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惟有白金十錠
為他人所有上

呼白鸚鵡韓偓姚洎俱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使勅令棋兩使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鸚鵡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鸚鵡洎應聲至上假棋濟貪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棋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棋何不獻賂而自求退

乃獻中金三錠獲免

北夢
瑣言

投局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蕭儼入見作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

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

陸南
唐書

賦棋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為詩璟於苑中與宰相奕棋從謙在焉令賦觀棋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

上

棋說潘慎修善奕棋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棋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然而安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知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義以明其要

宋史

木野狐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秤為木野狐言媚惑人如狐也

元掌

握槊

握槊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檮蒲趙國季幼序洛陽邱何
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第一人遇
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

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魏書

握槊胡中戲即今雙陸也

續事始

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骰合作投投擲之義今作

骰非

聲譜

設然有聲爾朱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雋握槊忽聞
局上設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

北史

握槊為亂齊武成時恒令和士開與胡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遂與太后為亂上

集翠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

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
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
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
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
遂付衆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集異記

雙陸不勝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
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
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

為宮相以輔翊之

李肇大
唐說纂

后問狄仁傑曰朕昨夜夢與

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

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

李邕
狄梁

公傳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仁傑曰非盧陵

莫可后怒恨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

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

子之兆蓋其意者以倣陛下也

唐書

此一事也而所傳各異新史詎合而一之謂之信史

得乎

點籌中宗在房州時常謂帝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
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
床與后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醜聲日聞于外唐后
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點籌不為忤新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博奕
猶賢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堯今無曉者比世
所行一堯十二棋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酈與井公博三日而決則博非
雙陸也舊云雙陸新曰博戲混而一之何耶

賜緋自投子以飾四朱者因明皇與貴妃采戰將北唯
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

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潘氏
紀聞

樗蒲老子入胡曰作樗蒲焉

博物
志

過差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閑暇以娛
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

惘然

庚翼集

償直劉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竒貴之裕嘗與刁逵擣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上謐責逵而代償由是裕憾逵而德謐桓玄之敗謐為公而逵亡族

南史

彈碁

彈棋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棋以獻帝

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西京雜記

彈碁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
踘者蓋玄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為之羣臣不能諫侍
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舍蹴踘而上彈碁焉

彈碁經序傅玄彈碁賦序亦以為劉向為武帝作

裝器彈碁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
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客着之

葛巾拂棋妙逾於帝世

說

名役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鉞崔同楊
同愿之徒悉為名役有竇深崔長孺甄偶獨孤文德邢
亞馬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解者

山海

經後序

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瀆時可為之

顏氏家訓

藏鈎

藏鈎為藏彊之戲辛氏以為鈎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
綏並作彊字藝經度閑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
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

荆楚歲時記

會戲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鈞欵有一手間在衆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座咸驚尋為桓大司馬所誅舊傳藏彊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異苑

投壺

矯懈正心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傳玄投壺賦序

樂賓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

以請賓曰敢不敬從

上

中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
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伯瑕謂中行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
其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昭十
二

投壺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
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

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

堅棋於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西京雜記

隔屏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晉書

臬不絕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晉陽秋

齊竟陵王

常宿晏明旦將朝見柳惲投壺臬不絕停舉久之進見
逐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

匹

南史

蓮花驍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

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
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
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
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

陵諸王有此技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家訓

龍躍隼飛薛不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
於背后却反以投之百發百中僉載

優人

翼為天倡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名之所豈茂為
樂庫為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列天庭之衛王俳優

近太微而為尊

元命包

許千金貸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
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
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
楚之功即慷慨商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
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

孫有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不可為者其
后躬祖而負薪貧吏常苦富廉吏賞苦貧獨不見楚相
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

具列對即求其子封於潘國潘即固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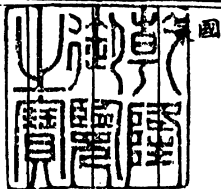
漢延熹
中立碑

史記云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
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
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

言謂何孟言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
為楚相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
也於是楚莊王封其子於寢邱言優孟則可謂莊王
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殊未可憑又葬馬云齊
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楚莊時安得有趙韓魏
也又云孟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莊王至始皇止二
百年耶

飲五日夜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

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
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裏子懼謂優
莫曰然則將亡乎優莫曰不亡裏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天中記卷四十一